

# 背着小提琴，走进大上海

&gt;&gt;&gt; 吕其明

194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，电影音乐作曲家。先后为《铁道游击队》《焦裕禄》《雷雨》等200多部（集）影视剧作曲，创作《红旗颂》《使命》等10余部大中型交响乐作品、300多首歌曲，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等歌曲广为传唱。

2021年6月29日，被中共中央授予“七一勋章”。



■ 吕其明 受访者供图

2024年，对94岁的吕其明而言，是个意义非凡的年份。

1949年5月，人民解放军挺进上海，19岁的吕其明是其中一员。

## 从战争的炮火中走来

10岁随父从军、15岁入党，父亲和战友的牺牲，曾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，也在他内心树起一座座丰碑，誓要用音乐歌颂党和人民，这也是他毕生的创作信念。他从战争的炮火中走来，参加过济南战役、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，一直到解放上海。

“那时，我是华东军区文工团一名拉小提琴的文艺兵，对‘大上海’充满了好奇和敬畏。”吕其明回忆道，“我们在丹阳集合整训，为顺利接管上海做好准备。出发前，陈老总多次作出指示，入城必须守纪律。”

解放上海充满艰巨性，不能破坏城市建筑，也就意味着不能开炮，这给战斗带来了巨大困难。逾7000名勇敢的战士为解放上海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，最终让城市重返人民的怀抱。

5月26日是吕其明的生日，那夜，他与其他文艺兵一道，在上海老北站候车大厅的木条长凳上睡了一宿，小心翼翼地护着身边的小提琴。

第二天，大部队走在上海的大马路上。“我至今都记得，那天，大家穿着军装，别的战士们背的是枪，我们背的是小提琴，围观的上海市民好奇的眼神打量我们。”队伍从老北站向市中心出发，这也是吕其明此后在上海扎根的开始。

“75年，上海从当年的战火中重生，到今天成为一座熠熠生辉的国际化大都市，很幸运我能成为这一奇迹的见证者。”吕其明说，“是黄浦江的水滋养了我，我的内心充满着对党、对上海人民的无限感激。”

## 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旋律

新中国成立后，吕其明脱下军装，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，在管弦乐队担任小提琴演奏员。“离开了部队，我一度很惶恐，不确定自己到底能干什么？”后来他开始尝试作曲，不仅找来大量中外音乐作品研究，还拜师学艺。

在上海两年后，1951年吕其明被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新闻纪录片组任专业作曲，正式开始了电影音乐创作。那段时间，每到劳动节和国庆节，他都会去天安门广场，目睹五星红旗冉冉升起，游行的人流高呼口号，迈步前行，每一次都激动到热泪盈眶，红旗飘扬的印象一直牢牢地根植在他的脑海中。

1955年，吕其明被调回上海电影制片厂，担任电影作曲，他也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的创作巅峰期。26岁写下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，32岁与人合作《谁不说俺家乡好》，在上海解放16年后的1965年，吕其明写下了著名的管弦乐作品《红旗颂》，并首演于第六届“上海之春”开幕式。

经典的旋律描绘了新中国红旗流动、飘扬的恢宏场景，《红旗颂》不仅是对新中国的赞颂，也是对历史的缅怀与致敬。“作品中的每一个音符象征着人民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每一步。”吕其明说。这支曲子震撼人心、广为流传，60年后的今天，《红旗颂》依然被年轻人称为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旋律。

## 为人民多留下一点作品

60岁创作电影歌曲《焦裕禄》，80岁创作交响作品《使命》，89岁为《红旗颂》最终定稿，90岁完成《白求恩在晋察冀随想曲》，91岁获得“七一勋章”……今年94岁的吕其明依然埋头于创作。

最近他正在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、上海解放75周年上海爱乐乐团推出的“红色情怀”文艺党课音乐会作准备。这场音乐会曲目编排独具匠心，吕其明亲自改编的钢琴与乐队演绎版《红旗颂》，并由著名钢琴家孔祥东担纲独奏。

下半年，《红旗颂》将录制黑胶唱片，收录8个全新演绎的版本。“《红旗颂》是人民的财产，隽永的旋律将以新的形式传承，作为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一份献礼。”吕其明说，希望能在有生之年，多抓紧时间再为国家、为人民留下一点作品。

吕其明，这位有着近80年党龄的老党员，用他璀璨的音乐人生歌颂祖国、歌颂党、歌颂人民，履行对党的庄严承诺和忠诚誓言。

本报记者 解敏

## 庆祝上海解放75周年特刊



## 特2 亲历

2024年5月27日 星期一  
本版编辑/钱滢琛  
本版视觉/邵晓艳

&gt;&gt;&gt; 李仁杰

1946年10月，李仁杰在南洋模范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时年14岁。他发起过学生运动，去过苏北解放区，担任过地下交通员。

解放后先后担任过共青团长宁区委书记、上海市委办公厅二室巡视员、长宁区区长、长宁区委书记、长宁区政协主席等职。



■ 李仁杰 受访者供图

## 一碗阳春面

1940年，为逃避战乱，年仅8岁的李仁杰跟随家人从无锡来到上海。山河破碎的伤痛，颠沛流离的生活，使青少年时代的李仁杰，就开始关注起国家的前途和命运，开始参加学生运动，思想日渐成熟，形成了“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”的坚定信念。

1946年10月，李仁杰在南洋模范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时年14岁。1948年2月，李仁杰担任南洋模范中学党支部委员，并被选为全校学生自治会主席。

由于参加地下党活动，李仁杰遭到学校多次警告，最后被父亲锁在家里二楼的小间，脚上还有铁链。他那时只有一个信念：“我要革命，我要逃出去！”他用锉刀把铁链一点点锯断，并用铁丝绑上，需要时即可解开逃脱。6月的一天傍晚，他说服母亲让其到楼下吃晚饭，趁母亲在后厨，他翻过铁门离开了家。再次回家，已经是上海解放后的事了。

离家后，李仁杰在同学家住了一段时间。因为没什么钱，只能吃阳春面。李仁杰至

今清楚地记得吃面的样子：“去面摊吃面时会先喝汤，然后让老板再给我加一些汤，接下来再吃面。”虽然生活艰苦，但李仁杰心中对未来充满希望。

之后的岁月里，他在组织的安排下奔赴苏北解放区，开始了扬州旅店遇险、三过运河封锁线、炮火中转移人员等具有传奇色彩的地下交通员的革命生涯。

## 两斤薄被子

1949年5月1日，李仁杰随部队渡江赴丹阳，学习城市政策。为了准备解放上海，党中央要求凡是上海到解放区的地下党，一律回去接管上海，加上由解放区抽调的干部，组成“南下干部纵队”。

“我们是南下干部第2纵队独立支队第5大队。大家学习了城市政策和入城纪律，认识到接收好、管理好、建设好上海这样一座城市意义十分重大。”李仁杰说，当时对他们教育很深的是一次陈毅同志的报告。他针对极少数人进丹阳城时军风纪不整齐的情况作了严肃的批评，指出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，一定要有铁的纪

律。当时还专门成立了军风纪检查队。

5月25日半夜，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传来：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上海从西郊攻入市区！26日，李仁杰随部队从丹阳乘火车到南翔，由地下党的同志组织了车辆来接站。27日清晨，他们来到上海交通大学，住在新文治堂。当时这个礼堂还没建成，桌椅等都没有，只能睡在水泥地上。

李仁杰记得，那时天气还有点凉，盖的被子都是自己用小背包背着。被子只有两斤重，又薄又小。只能用麻绳把一头绑起来，人再钻进去，再用棉袄盖在肩上，才能睡觉。一件棉袄穿两季，夏天会把棉花抽走，冬天再放进去。

## 关心下一代

上海解放后，李仁杰继续保持本色，服从组织安排，先后在共青团长宁区委、市委办公厅、中共长宁区委、区政协等多个单位为党和国家服务奉献，直到离休。

在李仁杰家客厅电视机旁的一个柜子里，摆放着许多他获得的证书、奖章、奖杯等。他最看重的是一座由中

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于2016年12月颁发的“全国关心下一代‘最美五老’”的水晶奖杯。

离休后的李仁杰积极投身关心下一代工作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天，在长宁少管所，包括李仁杰在内的长宁区关工委五老志愿者们，为结对的小雨（化名）送上了生日蛋糕。面对人生的第一次生日，这个18岁的男孩声泪俱下。小雨是一名少教犯，失望透顶的家人早就和他断绝了往来。在此期间，李仁杰和其他老同志成了他的亲人、朋友。

也正是在少管所，李仁杰为少教犯们进行了一次主题报告会。那一天，几百名少年犯安静地听完了全程，眼中流露出的希望让李仁杰至今难忘。

而这项为拯救失足青年的“护花行动”发起人，便是李仁杰。李仁杰常说，为了红旗飘万代，就要关心下一代。离退休干部要发挥自己历史见证者的特殊身份，把关心重视青少年工作放在突出的位置，把关心爱护青少年看作是夯实祖国未来与民族希望的基础。

本报记者 屠瑜

## 解放战争时期地下交通员李仁杰

# 人民的军队，有铁的纪律